军事新视野

- 一本航海途中写成的书，一篇篇印在颠簸浪涛上的文字
- 关于海洋，关于海军，关于风浪中的水手……

在太平洋上航行

SAILING ON THE PACIFIC

张钊／著



海潮出版社

A MILITARY REPORTER'S OCEAN VOYAGE

一名军事记者的大洋历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献给海洋
献给海军
献给每一名普通的水兵

目录

骑在波涛上，笑（自序）
踏上太平洋的漫长旅程 / 1
太平洋 / 7
呕吐 / 16
吁——愉快 / 23
跨越赤道 / 30
闪亮闪亮的星空
Starry Starry Night / 36
赤道甲板运动会 / 43
海滨飞鸟 / 50
对热带的神秘记忆 / 57
所罗门海补给 / 65
我的舱室 / 70
两个日本女大学生 / 77
“海军节” / 85

沉浸在噪音中 / 91
漂泊 / 96
新西兰，中国水兵来了 / 102
乡亲乡情 / 109
爱情 / 114
澳大利亚海军欢迎仪式 / 121
澳大利亚海军沃特森基地 / 125
荔荔的独奏 / 128
唐人街 / 133
澳式烧烤与洪高萝 / 140
古朴而简单的自然 / 148
少年 / 151
“海上科技城”十日游 / 164
第一天 “以貌取舰”
第二天 驾驶台与海图室
第三天 作战指挥中心
第四天 机电集控室
第五天 红色按钮
第六天 炮筒背后
第七天 “炼丹炉”
第八天 听音员室
第九天 飞行甲板
第十天 军舰腹部漫游
没有奇迹的早晨 / 188
炮声中的长号曲 / 194

在“千岛之国”菲律宾 / 200
抵达菲律宾
西太平洋国家海军的盛会
美军墓地与中华义山
野炊歌舞晚会
细雨中的检阅
新生 / 217
气象万千 / 225
海水青，海水蓝
关于云的臆想
海浪花无与伦比的美
月明如灯
玫瑰的眼睛
月亮照着燃烧的海市
都市上空的黄金
黑云压海
飓雨
宛如一幅画
瞧，我的头上放出光芒
理发 / 243
最后一天 / 250
告别海洋 / 257
中国海军军舰历次出访(附) / 263
陆上的家，海上的家(后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骑在波涛上，笑
（自序）

大海，该怎样描述大海呢？

波谲云诡，神奇浪漫，雄浑苍莽，浩瀚无垠……

大海比陆地更大。大海是地球的头生子，大地的长兄。大海是风雨的故乡。大海主宰着地球……

……

那么，海军呢？水兵呢？

与大海一样，我们可以找到一千一万个妥贴的词汇加以形容。

然而，所有这些词汇，与我们又有何干！

不到大海上航行，不穿上海魂衫，不做一名水兵，所有想象都是白费。

这是我的经验。

我是作为一名军事记者，登上“青岛”号导弹驱逐舰的。

1998年从春至夏，从4月9日到5月27日，以“青岛”舰为旗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出一支舰艇编队远涉重洋，对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

万吨级的“世昌”号综合训练舰、三万吨级的“南仓”号综合补给船同属我们的编队。

这些威名赫赫的家伙珍珠一般地连缀成我们的蓝色航迹：中国黄海、东海、太平洋、所罗门海、珊瑚海、斐济海、塔斯曼海、珊瑚海、所罗门海、俾斯麦海、太平洋、苏拉威西海、苏禄海、中国南海、东海、黄海。

总计一万三千海里的航程，历时48天。

神奇吗？刺激吗？

枯燥吗？无聊吗？

不，都不。这只是航海。是一群水手驾驶着军舰在太平洋上航行。

基于此，说它是什么都可以。

你会说什么呢？

我将我要说的，写成了这本书。

该怎么说说这本书呢？

当夜晚降临，月升，星朗，微暗的光，使时刻不停咆哮着的海风翻腾着的海浪苟且地显出静息的假相，我的写作便开始了。

这不是航海日记。在航海学上,"航海日记"有明确的定义:"记载舰船有关航行情况的原始记录"。

这不是有始有终的纪实作品。因为我的思路似乎总是带着我的笔锋不时地游离于航行之外。

这不是纯粹个人的体验或感受。虽然我重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并以浓情抒写着它们。

这不是小说。虽然其中不乏虚构与想象的图景,但正如古希腊传说中的安泰,真实性如大地一样束缚着我的舌和笔。?

这只是些碎片,镜子的碎片,仓促而凌乱地记录着一些人和事的影像。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碎片又完整而统一,犹如新生的婴孩,有骨有血,有五脏六肺,有手足四肢,有脑筋,它将会思考,有神经,它可以感知,有肌肉,它能够以行动达到目的。

当微微波动的海面,被阳光照得瓦蓝,舰舷上反射出光线的碎絮时,那光彩离合的情景,正是我希望达到的。

光的影子,倏忽,稍纵即逝。怎能抓住?

诚然,我们抓不住。但是,难道因为抓不住我们就该放弃留恋那些美好的瞬息,而让我们的心灵甘于淡漠?

世界上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为丰碑礼赞了。让我为光的影子歌唱吧。既然喜爱它。

军舰每天都在航行,每天我们看到的景象又都极其相似。这使我们的心灵渐渐沉静,产生一种宿命、一种认同。这次漫长的航行、这条封闭在无垠广阔大海上的战舰,仿佛变成了一

种象征、一种启示，使我不断发现，不断惊叹。

在这个象征和启示中，我忽然明白了一些，关于，军人。

军人，意味着什么呢？

远离了战争，远离了世界、国家与社会的焦点，在寂寞的世界里，军人何为？

当和平建设、经济大潮、物质欲望上升、精神生活物化等等向每个人包围过来时，军人仿佛被撇在包围圈外了。

那么，军人，意味着什么？

军人，依然是军人，一如既往。

这不是一句无聊的判断。

因为，我们依然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诚实、守信、神一般的体格与毅力、灵性的精神、不同时生产污染的追求……

当人们纷纷抛开、忘却这些精神财富时，军人独自守卫着、坚持着……直到它们像丰盛的花朵，开放在危岸。

我站在伟大与平凡、巨堤与尘土之间，让我去选择平凡与尘土。

“芸芸众生”，这是个怎样的词汇呢？我认为，这是个伟大的词汇，而结合成芸芸众生的千万个个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却是平凡的。

尘土的使命不是去构建巨堤。因为即使巨堤建成了，巨堤之外仍然有尘土。尘土就是尘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甘地认为，追求真理的人，应当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①] 这种姿态表明，尘土有自己神圣的位置。

有一天夜晚，当我心情烦燥，某种恐怖突然乘虚而入，掘住我的心：会有人喜欢这种姿态和这本书吗？

我悲观起来。我的悲观如此彻底，以致不能再动笔。没有噱头，无法炒作，我的书会成功吗？

如果我在幽谷中漫游，我怎能指望大批的人会来分享那宁静的快乐。而我眼中的大海，我身边生气勃勃的水兵兄弟，是否都是幽谷中的盛景呢？

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我认识到，自古以来，在这个星球上，一直世界大同的只有那蓝汪汪的“水世界”，海洋与海洋之间永远心手相连。而“大同水世界”的豪迈气派，又岂是那些笑哈哈地追着后退的海潮捡拾贝壳的游客所能体会。

大海与水兵，彼此间的性格气质如此和谐，互相包融互相解释。他们胸怀坦荡、胸襟开阔、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快活乐观、精力充沛。

大海和水兵都是男性气质的，是胆汁质的。

他们笑，因为他们想笑，他们怒，因为他们不能不怒。

在这本书中，我痛痛快快地抛开了一些客观公正方面的

---

① 见《甘地自传》序言：“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它的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追求，我只能偏爱。要知道，我是多么地努力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因此而骄傲。因为我们一齐乘着军舰，航行在太平洋上，因为我们一齐骑在波涛上笑。

张 钊

踏上太平洋的漫长航程

谁在远行前，没有壮志与激情，追想与留恋？

在离开北京，踏上太平洋的漫长航程之际，一个姑娘用她出色的女高音对我说："太令人激动了。啊，悉尼，歌剧院。你一定要带回一张照片，给我。虽然我没去过，但我的朋友去过了。"另一个姑娘掐了掐手指头，说："四十八天，我们会有四十八天见不着面。啊，不。是——五十九天。从今天算起。"一个瘦瘦的男人满面愁容地对我说："你的命好苦哇。会要你的命的。"我打电话告诉家里人，妈妈说："去吧，家里没事。"姐姐说："太好了。"

所有这些牵挂，从此都要抛开。远航，在远航者的心目中，只应该有一个目标，远在天边。不管能否抵靠，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你都必须天

真地专心致志。

为了这次出访，我准备了一批文字材料。其中的一篇是：

新闻资料：中国军舰的对外友好访问

军舰素有“流动国土”之称，各国军舰互访，既是出于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又是各国海军间一项重要的交流形式。中国军舰的对外友好访问始于1985年，至今已进行了十一次，访问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美国、泰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十四个国家。此次由北海舰队副参谋长韩芳润少将率领的舰艇编队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的访问，是中国军舰的第十二次出访，也是中国军舰首次访问大洋洲国家。

1985年底至1986年初，中国海军132号导弹驱逐舰和X615号远洋综合补给舰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三个南亚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首次专程派军舰出访。

1989年“郑和”号训练舰赴美国夏威夷的访问是中国军舰首次访问西方国家。1993年“郑和”舰沿中国古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经航行过的路线对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和泰国的访问，是中国海军军舰首次单舰跨越两大洋航行。

1997年春，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永国将军率

领112号、166号导弹驱逐舰及"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船对美洲四国的访问，总计航程24000余海里，创造了中国海军对外交往史上出访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航程最远、访问国家最多等诸多纪录，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赞扬。这次出访也是中国军舰首次访问美国本土。

中国海军军舰首次参加国际性多边友好活动是在1995年8月。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永国将军率领一支舰艇编队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了该国为庆祝独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国际舰队检阅"活动。之后，中国军舰还在1995、1996年两赴俄罗斯，分别参加了该国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以及创建海军三百周年而举行的庆典活动。这次113舰返航途中赴菲律宾参加该国独立及海军成立一百周年的庆典，也是一次国际性的多边友好活动。

凭心而论，始于1985年的中国海军舰艇出访活动虽然进行了十二次，却只有1997年的美洲四国之行真正引起了轰动。当编队从南美洲大陆经过三十多天的航行横渡太平洋，顺利返回湛江时，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亲临码头迎接。这是历次中国海军舰艇出访活动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受命随舰远航，采访此次出访活动，我的考虑是，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影响虽然比不上美国，但也足以引起关注。因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是西方的发达国家，距离我国比较远，而中国军舰还没有访问过大

洋洲呢。虽然“青岛”舰 1997 年曾经访问过菲律宾，但此次故地重游，却是借菲律宾海军百年生日之际，共同参加许多国家海军的交流活动，其中新鲜的东西一定不会少。总之，我对此行抱有信心。

4 月 3 日，我们从北京飞赴青岛，随即被安排住进“青岛”舰。我住进了反潜部门长和副部门长的住舱，门楣上的铜牌写着“九号双人室”。①

因为即将与祖国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别离，心中总有一些壮游在即离别在即的豪情和愁绪。晚上，我和同行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赵继生在青岛港的码头上一圈圈地散步，想多通通“地气”。据说，人是靠“地气”活着的，出海便断了“地气”。夜露浸润着一方方整齐的青石，青石反射着灯光，码头象穿上了一件滑湿的外衣。春天的气息灌进我们的肺叶里，清新而湿润。

天亮后，海水的蓝、天空的蓝、舰艇表层的灰蓝、水兵衣裳的深蓝，组成了一幅和谐而清澈的图画。我又装模作样地背着照相机和三脚架，跟在人民海军报的摄影记者章汉亭后面，追踪着拍摄飞翔栖集的海鸥。我在心里念叨着：“海鸥呀，我们要告别了。让我记住你们飞翔的姿影吧。”

海鸥们果然展翅在我们眼前上上下下地飞掠舞蹈了。它们矫健的身影，箭一般地拔高，紧接着又迅疾地俯冲而下，亲吻自己在海中的倒影。它们打开的翅膀平衡着身体，像那个从缆索上横跨长江三峡的外国人手中的平衡木。每当翅膀倾斜，

① 见“我的舱室”，第 70 页。

它们就会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象个高明的画家看到自然和空气这块纯净的大画布时情不自禁地自由挥洒。海鸥真多！一会儿，它们一个挨着一个栖息在缆绳上，呆乎乎地东张西望；一会儿，它们三三两两地伸出长啄，争抢着从海里捞出馒头屑，骄傲地甩掉上面的海水，就在飞翔中津津有味地吞下这块美食。潇洒、美丽、悠闲的海鸥，不会知道，战舰即将远航了。

连日来，水兵们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出航前的准备工作。肉食要冻到冷库里，蔬菜不能带得太多，否则吃不完就会坏的，黄瓜、西红柿、土豆等耐贮藏的则需尽量多带，油盐酱醋平日里虽然不引人注意，但时间一长，需求量就会非常大，一定要带够。出国访问，胶卷是一定要买的，留下个纪念，才不虚此行。好晕船的，还会偷偷买些晕船药回来。舰上虽然备有晕船药，却不会轻易下发。领导们说，一晕船就吃药，还叫经受锻炼吗？可"好汉也不经两下晕"呀，还是自个儿有备无患吧。

舰容已经被彻底整理过了。一切都新鲜透亮。新漆的灰蓝色舰身，铜扶手、铜环钮都被战士们用亮铜油搽拭得锃亮如新。当4月9日上午10:45，汽笛一声长鸣，速率球[①]缓缓降下来，崭新的海军旗就在主桅上迎风飘舞了。此时，为回答码头上悬挂的"祝同志们一路顺风"的旗组，"青岛"舰挂出了"谢谢你们，再见"旗组。那黑黄相间、红色、蓝白相间的三面旗，也都是新的，新鲜地印在蓝天上。

---

① 速率球：用于显示舰艇航速的黑色小球，悬挂在驾驶室外的耳桥边。速率球放下，表示速度最快，速率球挂起，表示速度减慢。

启航了。我们去远航！“青岛”舰如巨龙摆尾，稳稳地离开码头，卷起一片白色浪花，一往无前而去。

我在采访本上，一一记录了所见所闻：

“船出港口海天阔。人的心胸也为之壮阔。”

“商船俨如海上的奇迹。它们那么大，高耸巍峨，真像是笨拙的巨人。只有大海能够承载那么巨大的身躯，只有大海能够养育鲸鱼这种世界最大的动物。”

“在舷边站坡的同志们一解散，就忙着把刚蹭掉的漆补上。缆绳解开了。先前由于系留缆绳而留下锈迹的系缆柱露了出来。帆缆区队的三位战士赶紧补上黑亮的新漆。战士们把‘青岛’舰打扮得像新娘。”

“纷纷拍照留念。军医李贤佑沉着地说：‘别急，过一会儿，就能看到青岛“蓝天碧海、绿树红瓦”的景象了。果然，航向一转，富于青岛特色的老城区进入视野。此时，李贤佑拿出了相机，请人为他拍了照片。”

“1:45，跨越领海线告别祖国仪式。”

“一只鸟儿停在飞行甲板上，羽毛湿了。①”

“与两个小时前晴空万里的景象迥异。 海军气象总站的王长甫总气象师说，雾天出航最好了，舰上的导航雷达非常先进，不会为雾中视距不良困扰，而有雾，就无风，我们不会遇到风浪。他的话，让大家都感到安慰。”

“雾越来越浓。湿气很大。风中水冷。”

“水深 30 米。” （4 月 9 日）

---

① 见“海滨飞鸟”，第 5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